

大武林

许仁图 著

卷肆



大武林

许仁图 著

卷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武林/许仁图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21-3669-8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695 号

责任编辑: 郑 理

美术编辑: 钱 祯

大 武 林

许仁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e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69 插页 8 字数 865,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69-8/I · 2805 定价: 9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录

第四卷

32. 暮霭沉沉楚天阔 开花结子在锦州 3
33. 虽死犹生忠烈图 好山好水好地方 29
34. 苦胆为忧天 一日定千年 58
35. 临安何处寻 墨笔点苍生 100
36. 身世飘摇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122
37. 成山难成江山梦 喊山台上断泉雄 154
38. 霸王十八枪 打狗卅六棒 177
39. 开山烧涨水 讨饭是一家 196
40. 此身不向今生渡 更待何时渡此身 219

附录一：“大武林”历史人物小传 243

附录二：参考书目 254

附录三：许仁图重要著作 258

第四卷

Da wu ling

三二、暮霭沉沉楚天阔 开花结子在 棉州

宋恭帝德佑元年(西元一二七五年)正月初一,家家饮屠苏酒,民间用鸦青纸或青绢剪成大小幡贴于门楣,临江城庆祝正旦节。蒙懂无知的五岁小皇帝在谢太后临朝下端坐大庆殿,朝廷行礼如仪,下令免收公、私房租,准许百姓关扑(赌博)三天。宫廷外天寒地冻,冬风呼啸,家家燃放爆竹,人人缩着脖子往来拜年。宫城前结扎的灯山在风中颤抖欲坠。

未牌时分,驿站快马传来急报,大元军在初一这天渡江。军情紧张,朝廷去年尾才召天下勤王,要天下志士共同保护朝廷,这日又对拥有兵权的诸路军急诏勤王起兵。文天祥收到专旨要他火速发动义士前往临安,贾似道在二月奉旨督军应战。

贾似道久不见翁应农回府,临安四虎又死于非命,国丧期间又不能作乐宣泄,心情郁室至极。此时,伯颜在张弘范、吕文焕等将领督军向导下绕过郢城,兵分三路南侵,袭取沙芜口后进入长江,再进泊沦河湾口,强攻孤立无援的阳逻堡。阳逻堡失陷后,鄂州、黄州、罗州纷纷开城投降,伯颜直捣临安。贾似道决定上表出师,抽调诸路精兵十三万人启行。

贾似道这次上表出师,其实是错估敌情。上次襄阳被围困危急万分时候,贾似道眼看隐瞒不住,便一面上书请求带兵援救,一面又指使走狗上奏挽留,陈述国事严重,贾相不可一日离京。这回却是听到大元军先锋将刘整病死,以为上天助他,不解大元军还有吕文焕及张弘范等厉害将领。

贾似道虽然都督诸路军马,仍心有妄想,拟故伎重施再派宋京到

敌营,请求称臣奉币。伯颜向宋京道:“我军尚未渡江时尚可以和人贡,现在沿江州郡尽归我军,还谈什么和议,如果一定要求和,请贾似道自己来面议!”贾似道得悉,不敢再提和议,只好将金帛辎重满载舟中,向芜湖出兵。

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迎战大元军,可说是极度风光。他效法诸葛亮上表出师。推荐吕师夔参赞都督军事,领着两个儿子和妻妾,辎重百余舟,门客也带家小随行,一时旌旗蔽天,舳舻千里,水陆并进。

吕师夔是吕文焕胞兄吕文德的儿子。吕文焕投降后,贾似道却重用吕文焕的侄儿。吕师夔先到江州,但不是对抗大元,而是把江州城双手奉献给大元。大元军于是趁势进犯池州,贾似道得知讯息不敢进军,把重兵驻扎在鲁港。

贾似道处理朝政依赖翁应农、廖莹中,兵战重用孙虎臣和夏贵两个门客,两人分任步军及水军招讨使。孙虎臣的步兵屯驻池州下游丁家州。大元军来攻,孙虎臣的先锋与大元军刚接战,孙虎臣即带小妾开溜。消息传出,步军四散奔逃。大元军派人到宋朝水军大呼道:“宋军步军已散,你水军不投降,更待何时?”水军听闻,个个心惊不想厮杀,只顾逃命,一时大乱,夏贵向贾似道说:“我军人少势孤,形势不可支持,师相应去扬州招抚溃败兵将,在海上迎接圣驾!”夏贵说罢,解开缆绳,自己先逃了。

这时,军中更鼓正打四更,贾似道茫然无计策,又见哨船禀报:“大元军四围杀将过来。”急得贾似道面如土色,还没看到敌人,便慌忙命令击鼓退师,诸军大败。孙虎臣扶着贾似道乘坐快船,直奔扬州。

隔天,宋兵溃败蔽江南下,贾似道派孙虎臣登岸,扬旗招呼,无人理他。有人大骂道:“贾似道那奸贼养成贼势,误国蠹民,害得我们今日好苦!”更有人说道:“今日先杀了那伙奸贼,给万民出口气。”话说未绝,乱箭往船上射去,孙虎臣中箭倒下。贾似道急急催船避入扬州城,托病不出。十三万精兵在不到廿天丧失,大元军陆续夺下镇江、宁国、隆兴、江阴、太平、和州、饶州……

贾似道在兵败丧师,沿途遭人唾弃时即逃往扬州,这是因为扬州知府是李庭芝。贾似道虽曾在襄樊失守时,将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罢

职,但很快又任用为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李庭芝一路获贾似道提拔,此刻成为贾似道唯一的依靠。

相较李庭芝的知恩图报,贾似道扶持到官拜右丞相的陈宜中,得悉宋兵大败后,误以为贾似道已死于乱军之中,见风转舵奏疏论贾似道丧师误国之罪,应该诛杀以谢天下。

陈宜中奏章一上呈,善观风向的御史不落人后,交章弹劾,恭宗皇帝不得不下诏重责贾似道“小才无取,大道未闻。历相两朝,曾无一善。变田制以伤国本,立土籍以阻人才,匿边信而不闻,旷战功而不举……”立刻罢免贾似道的平章军马重事及都督诸路军马要职。

贾府于是树倒猢狲散,踏血十六天骄另谋他路,左跪寻快马疾驰平江见尹玉,贾府秘书廖莹中带领爱姬直奔故里扬州。尹玉得悉战况吃紧,指示文直方出去打探,戴月不愿镇日局限断刀堂内,也要求同行,尹玉点头同意。文直方与戴月直奔扬州。

“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的扬州在烟雨蒙蒙、琼花盛开的三月天,更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风情。扬州西北五里的栖灵寺是淮东第一寺。山门前银杏、老柏影落中庭,护翼着气势雄壮的大雄宝殿。

文直方、戴月来到栖灵寺却无赏景心情,两人拟计稍歇后,待天晚再入城。

三月风清,有些凉意,一辆马车戛然驶进,两婢女牵扶一气质高贵的姑娘下马,显得形色仓皇。在老柏树下小憩的文直方眼睛一亮,诧异轻呼道:“张妃!”

“张妃?那不是皇帝的宫妃,怎么到这里来?”戴月纳闷问道。

“张淑芳原是理宗帝的宫妃,翁应农却安排侍候贾似道。贾似道这回督帅大军,二子和姬妾随舟出发,张妃也陪同贾似道逃到扬州。大概心神不安,来求佛保平安!”文直方寻思一忽儿道。

“平安?何其难!连贾似道都难保平安,何况张妃呢!”戴月长叹一声,甚有恍然之意。

扬州东圈门由东圈门街、三祝庵街、地官第街组成,东靠蕃厘观,西接盐运司衙署,南临繁华商业街,北倚豪富园邸。街区内及周边地区古宅园林、庵观寺庙比比皆是。

贾似道出征，家属随从一行数百人，李庭芝将扬州东圈门最具规模的七进大宅，安排给曾经权倾一时的恩公贾似道。

文直方、戴月尾随张淑芳，进入仍有数十宿卫警戒的大宅院。夕阳斜照下，只见婢仆仓皇往来，一副逃命的惊惶景象。

三更鼓方响，文直方领着戴月飞掠贾似道借宿的大宅院。整座大院仅第五进大堂红烛明亮，堂内一人正把盏歌吟柳永的“雨霖铃”：“……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流，更与何人说？”吟声有道不尽的惆怅伤感。文直方认出是秘书廖莹中，贾似道静默坐着，另一女执壶热酒。

贾似道官运亨通，廖莹中要记功一笔。当年贾似道带兵增援鄂州失利，暗中跟忽必烈订下称臣纳币和约，回来后即利用廖莹中的聪明才华网罗名士，撰写“福华编”粉饰太平，宋理宗为此还下诏称赞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文直方暗蹑张妃，连点昏四名带点睡意的宿卫，招呼戴月径入大堂。

贾似道、廖莹中、张淑芳见文直方与一位女子进来，俱感讶异。贾似道认出文直方，虽是心情不佳，仍欢迎招呼道：“吴大利！你怎么寻到这儿。我曾派翁总管去十里郎当岭寻你，没能寻着，我好生失望。怎会到这儿？又怎么如此乱发杂须呢？”

文直方闻言，心生一丝暖意，不讳言道：“我和妹子到栖灵寺礼佛，看见张姑娘祈求平安，便尾随而来。白天人多不便，这时才来拜谒相爷。”

“唉！”贾似道感叹一声道：“我已被朝廷革职，相爷称呼不必再提。莹中不久前才赶来慰问，一味索酒与我痛饮，你来得正是时候，一起痛快喝几杯。”

廖莹中连倾三杯入喉，道：“大利，总觉得你不只会斗蟋，还有远志。”

贾似道闻廖莹中之言，甚有低贬斗蟋之意，眼珠一翻，不豫道：“斗蟋有何不好？”

廖莹中抿嘴半晌道：“斗蟋对相爷未尝不好，相爷的千秋大名端赖斗蟋。后代子孙提及相爷必冠以‘蟋蟀宰相’，千秋大笔甚且振振有辞，大论师相功业：斗蟋误国！”

贾似道不意廖莹中如此不顾颜面重批，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

文直方见状，心想师父葛九天既对贾似道灰心，无妨也全盘托出，于是附和廖莹中道：“师兄，莹中兄所言极是！”

“啥？你跟莹中都说我斗蟋误国？你刚才还叫我师兄，这是怎么回事？”贾似道吹胡瞪眼问文直方道。

“师父葛九天认为你对养虫斗蟋的认真用情，前无古人，以为此艺可经你传之久远，对你期盼殷殷。不想你沉迷政争，令他老人家忧心，师父认为你把经纬万方的朝政看似养虫，用兵如同斗蟋，有朝一日，若手握大权必祸国殃民。他对你执迷权位至感痛心，曾潜进十月床取走天下第一蟀。”文直方认为贾似道虽遭葛九天逐出门墙，但礼不可废，仍认他师，兄诚恳直言。

贾似道突出眼珠，直视文直方十数息道：“你真是师弟！难怪志同道合帮我编撰蟋蟀经。”随之又关切道：“我那天下第一蟀不见，伤心甚久，原是师父取走的。他老人家取去，战绩如何？一定是超勇无敌大虫王、大元帅、大将军！”

“师父的确称赞天下第一蟀为世所罕见，但他不满你的作为，伤心之余，将天下第一蟀搯死在地上，从那天起不再养虫斗蟋，整日饮酒求醉。”

文直方如实道出，见贾似道呼吸急促，身躯颤抖，本不忍再伤他的心，但心一横，长吸一口气续道：“师兄，另有一事告知，翁总管已死，葬在灵隐寺对面枫林中。”

“什么？应农死了！”

翁应农失去联系已久，虽传言曾出现在真州等地，但贾似道一直未得翁应农只字片语，早有不祥之兆，此时听文直方道出，仍惊愕悲恸。文直方又接口道：“翁总管与大元军万户张弘范、禁军龙骑散指挥沈胜雪是同门师兄弟。翁总管指使阎婉容毒害理宗帝，沈胜雪也安排带刀门月坛坛主莫等闲临幸，导致度宗帝龙驭宾天，其阴谋被少

许江湖人物得悉。”

贾似道倚赖翁应农甚深，初闻其死讯，悲不可抑，但听文直方指翁应农勾结大元杀害理宗帝，此罪非同小可，丧气低声道：“应农跟阎婉容勾搭，我是知晓的，只是没想到——”贾似道语未毕，却听廖莹中笑口连声道：“死得好！死得好！”

廖莹中狂笑声中倾酒入喉，放声吟出初唐四杰卢照邻的悲歌：“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廖莹中吟完，向贾似道长长一揖道：“夜晏了，莹中走了，相爷珍重！”又转向文直方、戴月、张淑芳点头致意，跌跌撞撞出去。四更鼓正好敲起。

贾似道目送廖莹中背影消逝在暗夜中，神情灰颓。文直方正欲告辞，贾似道摇手示意暂止，走近南墙搁置文笔的桌案内取出一长纸，递与文直方道：“师弟，这是为兄在去年清明节前一天写就的，你留下纪念！”

文直方展开四行诗，轻声吟道：“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

文直方陡然心痛，眼前站立的已不是曾宰制国脉的相国，而是一个羸弱落魄的失意政客。他想起郑容儿的杀表姊之恨，不晓还有多少人欲杀他报仇，他只能如同廖莹中的道别：“师兄珍重！”

文直方临去前，戴月见张淑芳凄苦万状，直言道：“相爷！张姑娘服侍已久，也该让她回乡省亲了！”

“说的也是！”贾似道点头道。

廖莹中回到不远处的扬州故居，立即要爱姬煎茶。茶到，廖莹中又要爱姬取酒去，待爱姬离开，从怀中取出冰脑配茶服下。

冰脑至毒，进入肚内很快肿胀起来，廖莹中怕药力不行，急催热酒热茶。爱姬进来见廖莹中手中一握冰脑，惊吓抢救，紧抱痛哭。廖莹中含泪柔声道：“休哭，休哭！我跟随相爷廿年安享富贵，今日事败，死于家中也算做善终了——”

廖莹中话未说完，七窍流血而亡。更夫正敲五更。

廖莹中服冰脑自戕，家人立即飞报贾似道。贾似道这才惊觉廖莹中闻知翁应农下场，连说“死得好”的本意。官场险恶，抄家灭族一夕间，一个人死了，倒也干净，若是牵连族亲，祸延子孙，那就罪该万死了。

贾似道被免去平章都督，太皇太后还心存慈悲，诏授醴泉观使的职位，但朝野压力大，三名太学生和御史又联合奏章诛杀贾似道，太皇太后想了一个折衷办法，下旨李庭芝不得再收留贾似道，派人将他遣送回绍兴故里，给不久前死去的娘亲守丧。

贾似道唯一的靠山是李庭芝，自忖一旦离开，恐凶多吉少，依然赖在扬州。接任平章军国重事的王爚于是上书道：“贾似道不死忠，也不死孝，乞下诏严加谴责。”

贾似道于是被迫从水路前往绍兴，临行前手捧一包金珠给张妃，要她快快回翼州省亲。贾似道一到绍兴府，守臣闭城不纳，太皇太后又降三级将贾似道贬至婺州，婺州又驱逐贾似道。太皇太后不得不又贬谪贾似道为高州团练使，安置循州，抄家宅，财产充公。

宋代大臣凡是谪官发配边远州县，均有监押官护送，像押送犯人一般。循州在广东龙川，路遥地僻，多数官员怕去，唯独有一官员慨然请行。这官员是曾为武举人的郑虎臣，官至会稽县尉，任满到京。贾似道得知后，慌乱大惊道：“我命休矣！我命休矣！”

贾似道少时曾梦自己乘龙上天，却被一勇士打落坑堑中，勇士背心绣有“荥阳”二字，荥阳是郑姓的郡名。贾似道后来请一名术士富春子占卜祸福。富春子道：“师相富贵古今莫及，但与姓郑人不相宜，当远避之。”

贾似道因而翻遍朝籍，凡姓郑之人极力排挤，朝廷上竟没有一个姓郑的。有一门客逢迎道：“太学生郑坝惯作诗词讥讪朝政，文天祥又透过此人指摘相爷，不可不除。”郑坝后来密呈文天祥转来的议和书，贾似道即找个莫须有罪名将他黥配恩州，郑坝在路上呕气而死。

临行前，贾似道备下盛筵款待郑虎臣。郑虎臣巍然上座。贾似道称他是天神，自称为罪人，献上约值数万金的上等宝玩，凄凄惶惶哀诉道：“愿天神大发菩萨心，保全蝼蚁之命。生生世世不敢忘此

报。”说罢屈膝跪下。

郑虎臣微微冷笑道：“团练且起，这宝玩是殃身之物，下官如何好受？有话途中再讲。”

贾似道再三哀求，郑虎臣只是冷笑，贾似道心中愈加恐惧。

次日，郑虎臣催促着贾似道起程。金银财宝尚有十余车，婢妾童仆约近百人。郑虎臣初时并不阻挡，行了数日嫌贾似道行李太重，耽误行期，将童仆赶走，遇着寺庙，逼他布施。约行半月，剩下三车，郑虎臣命令所有仆役不得靠近贾似道。贾似道的坐车被揭去顶盖，曝行烈日中，车边插根竹竿，一面布帛大旗上写着十五大字：“奉旨监押安置循州误国奸臣贾似道”。贾似道好生羞愧，每日以袖掩面而行。

某日，一行人来到一座古寺，看见墙上题有早年被贾似道发配，路经此地的吴潜丞相手书，郑虎臣借机挖苦道：“贾团练，当年吴丞相为什么到这里的啊？”贾似道尴尬，无言以对。

又一日，贾似道一行走到泉州洛阳桥上，只见对面一个客官匆匆而至，见了旗上题字，大呼道：“平章久违了，一别廿余年，何期在此相会！”

贾似道以为是故人，放下衣袖看时，却是叶李。叶李因为切谏贾似道，被处以黥面流放漳州。贾似道事败，凡被他贬窜者都赦回原籍。叶李得赦还乡泉州，路经此地与贾似道相遇，故意叫他，贾似道羞愧满面，下车施礼，口称得罪。

叶李临去前索笔作词一首相赠：“君来路，吾归路，来来去去何曾住？公田关子竟何如，国事当时谁与误？雷州户，崖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中颇恨乏蒸羊，聊赠一篇长短句。”

贾似道惭愧无置容之地，手捧金珠一包，聊助叶李路资，叶李不接受离去。

“这不义之财，猪狗都不要，谁人要你的！”郑虎臣就贾似道手中金珠夺来抛散于地，喝叫车仗快走，口内骂声不绝，贾似道泪流不止。

贾似道一行走水路入南剑州，俯视水质清澈的黯淡滩。郑虎臣想让贾似道自行了断，提醒说：“此地之水清如许，何不一死为快呢？”

贾似道哪里舍得自己的身家性命，答道：“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

诏即死!”

“什么诏令不诏令,天高皇帝远,我的话就是诏令。这滩名取得好,‘黯淡滩’不就是你这贼厮此刻人生黯淡无光的写照,可惜污了这好水。奸贼,纳命来!”

郑虎臣说讫,拔出腰间长剑正欲动手,猛然听到贾似道大呼道:“师弟,快救我!”

文直方之前见张妃急冲冲离开扬州,知是贾似道采纳他的话,打发张妃回乡,心中颇感安慰。文直方查探出张弘范、李恒领军南犯,与其和戴月北上逆击廿多万大元军,不如先查探南方地理边防,静待仇家南下,伺机报仇。文直方见郑虎臣对贾似道敌意重,慈悲心起,暗随一程。两人至黯淡滩,见郑虎臣有意半途动手,于是现身向郑虎臣拱手道:“请郑壮士剑下留人。贾某既然触犯国法,就应依法处置。天理昭昭,法网难逃,郑壮士何须为此待罪之人知法犯法呢?”

郑虎臣见一男子为贾似道说话,扬眉戟指道:“这狗贼伤天害理,败坏朝政,今日这贼厮落在我手上,不正是你所说的天理昭昭,法网难逃吗?你这年轻人既是他的师弟,我看也不是好东西。你有本事就每日紧跟我郑某十二时辰吧!哼,走!”

“郑壮士——这——”

文直方被误会与贾似道是一丘之貉,正想趋前解释,郑虎臣狠瞪一眼,领着官差监押贾似道头也不回走了。

郑虎臣一路上羞辱贾似道,意在令贾似道受辱不过,自我了断,无奈贾似道贪恋余生,强撑到漳州,此时仆役已全都逃走,只剩贾似道父子三人。一行人在漳州城略事停歇,次日五更起程,行至城南廿里九龙岭下的木棉庵^①稍事休息。

木棉庵四周林木苍笼,庵前伞状大榕树覆盖。郑虎臣顺着青石板路走向木棉庵,一跨入门槛,天井、回廊、正殿一目了然。正殿中央供奉释迦牟尼佛、三菩萨和十八罗汉等神像,两边是厢房,前后两进。

释迦牟尼佛下的泥地上,有一位玄衣俗家女子跪坐蒲团念经:“……佛子!菩萨摩诃萨智地有十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今说,我亦如是说。何等为十?一者欢喜地、二者离垢地、三者发

光地、四者焰慧地、五者劝胜地、六者现前地、七者远行地、八者不动地、九者善慧地、十者法云地。”

郑虎臣危然静立，十来步远垂首口诵的女子背影，有一份说不上来的熟悉感。晓光初透，香烟袅绕，如梦似幻，他肃容的听经大约半个时辰，女子向释迦牟尼佛稽首后起身回头，两人四目交投十数息，郑虎臣讶然道：“容儿，你怎么在这儿？还变成这等模样？”那女子也惊叫道：“堂哥，我找你好苦！”

骆日照送郑容儿至会稽时，不巧郑虎臣任满到京。郑容儿落寞地来到九龙岭下，喜爱木棉庵的清静，一时心血来潮，给了些许银两住下，要骆日照立即回临安。此时，意外见到前访未遇的堂兄，又惊又喜。

“怎么拜佛念经起来了？”面对从小在柏柱村一起嬉戏长大的堂妹，郑虎臣关心道。

“我是求佛菩萨保佑报仇。”郑容儿伤悲道。

“保佑报仇？”郑虎臣大感意外，此语出自一个心地善良的少女之口，他奇怪追问道：“报什么仇？向谁报仇！”

郑容儿眼眶一红，强忍悲痛道：“我和慧娘表姐到临安找机会，表姐进入相府当姬妾，却被那贼丞相活生生砍了头，我千方百计想接近暗杀他，苦无机会，若能为表姊报仇，我舍了生命也愿意。”

郑虎臣虎目圆睁，须发根根竖立，杀气腾腾望向门外，自言自语道：“慧娘也被这贼厮杀了。天可怜见，今日我就杀了这奸贼，为万民除害！”郑虎臣喃喃后露出怜惜表情，向幽怨的郑容儿道：“你想用什么物件暗杀贾似道？”

郑容儿从头上取下一支银簪，尴尬细声道：“我准备了这根银簪。”

郑虎臣接过银簪，细细一瞧道：“幸好没机会使用。这支银簪太短细，你又没多大力气，一击不能致命，反让贾似道有回击机会。”

郑容儿一脸煞白，却听郑虎臣道：“你能用剑杀人吗？”

郑容儿听刷地一声，郑虎臣已抽出佩剑，寒颤颤的剑尖抖动不停，她略显惊惶道：“杀人？杀谁啊！”

“贾似道？你不是想杀他吗？”郑虎臣杀气严霜道。

“我、我是想杀他啊！到哪里杀他？”郑容儿狐疑道。

“我叫他进来，你杀他！”

郑虎臣将剑柄交在郑容儿手上。郑容儿有些吃惊，听郑虎臣续道：“你就直刺下去！”郑虎臣边说边合握郑容儿玉手，向前一刺。

郑容儿见堂哥连番动作，想起幼时他就爱耍弄刀剑，两人十多年未见，以为是寻她开心，不意却听他悲愤道：“这奸贼今朝落在我手上，我留他不得，他就在外边，待会儿由你动手替慧娘报仇。”

“什么！他就在外边？这——”郑容儿侧头外望，门外一群人中有一人脏衣蔽体，仔细一瞧正是奸贼贾似道，莫非是佛菩萨显灵助她报仇？但如今面临杀人，她反而全身发颤，舌干唇燥，说不出话来。

此时，郑虎臣舌绽春雷般厉喝一声，像撕裂早晨天空一般道：“贾团练给我进来！”

贾似道突然听到郑虎臣大吼，怯生生走向庵堂，抬头看到匾额三字“木棉庵”，登时停步，想起以前有个神僧钵盂中赠诗，其中有一句“开花结子在棉州”，不禁喃喃道：“莫非应在今日，我死必矣！”

郑虎臣连喝三声，贾似道仍不肯进庵。郑虎臣须眉怒张走出，右掌如铁爪般箍住贾似道臂膀，强拖他入庵道：“你这奸贼罪孽深重，百万生灵死于你手，你还记得太学生郑坝吧！”

“郑坝？他——他和你有什么关系？”贾似道感觉不妙，颤抖问道。

“他就是家父！”郑虎臣目眦欲裂道。

孔武有力的郑虎臣像抓小鸡般将贾似道推进庵内，跌跌撞撞的贾似道目睹郑容儿持剑站立，纳头便拜，直呼道：“女菩萨，饶命！饶命！”

郑容儿持剑时颤栗不已，及见贾似道跪地，心中反而笃定，娇叱道：“你这奸贼，什么女菩萨，瞧瞧我是谁？”

贾似道仰头看数息，讶然道：“你是楼外楼的仇姑娘吗？怎么会在这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都是受你所害！”郑容儿悲切道：“我和表姐到